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走出非洲

[丹麦] 凯伦·布里克森◎著

OUT OF AFRICA

中国致公出版社

走出非洲

[丹麦] 凯伦·布里克森◎著 徐秀荣◎译

◆

Out Of Africa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非洲/(丹)布里克森著;徐秀容译.—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8辑)
ISBN 7-80179-199-1

I.走… II.①布…②徐… III.传记文学—丹麦
—现代 IV.I53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1541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走出非洲

译者:徐秀容

责任编辑:子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66168543 邮编100810)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1240 1/32

印张:145.5

字数:3781千字

版次:2005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 7-80179-199-1/I·012

定价:345.00元(全二十册)

译者的话

《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是丹麦著名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 1885~1962)蜚声世界文坛的力作,于1937年问世。

五十多年来,此书一版再版,不仅在非洲和英语国家畅销不衰,而且被翻译成许多国家民族的语言文字。根据《走出非洲》改编的美国同名电影,1985年荣获七项奥斯卡金像奖。我与《走出非洲》的缘分正是始于这部电影。当时,我正在非洲采访,意外地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部电影,立刻就被主人公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后来在书店发现了英文版的《走出非洲》,真是如获至宝。读完这本书,我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把她介绍给国内的广大读者。这是一部十分新颖、散文格调的传记。作者以流畅、娟秀、饱含痴情的笔墨书写了自己在非洲十七载的生活经历。这是一部真实的生活与心灵的写照,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力透着一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给人心灵以极大的震撼。

返回北京之后,工作之余,我就开始翻译。译本终于1991年问世,总算了却了一份心愿,但也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因为当时因工作和生活的“双忙”,我未能一鼓作气将她的姊妹篇《草地绿荫》译完同时出版。这次出版使《走出非洲》和《草地绿荫》两姊妹终于“团聚”,也释去了我多年来萦绕心头的对作者和读者的“愧疚感”。

作者凯伦·布里克森,本名凯伦·克里斯滕瑟·丁尼森,1885年4月17日出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郊外的隆斯特德仑庄园。她的父亲魏尔赫尔姆·丁尼森出身于军官和地主家庭;母亲英娥堡·丁尼森出身于地主和商人家庭。父家方面崇尚冒险精神和敢作敢为,母家方面崇尚伦理,崇尚严格。凯伦就是在父家和母家这两种世界观沐浴下成长起来的,身上留下了双方的深深印记。

1912年,二十八岁时,她与远方表兄布罗尔·冯·布里克森·芬尼克订婚,次年前往非洲与先期在那里经营咖啡园的未婚夫完婚。1921年,两人离异,布里克森独自担负起经营农场的重担,但后来因国际咖啡市场萧条,农场破产,于1931年返回丹麦。

《走出非洲》写的就是作者的这段经历，全书二十七万字，分五部分，每部分各自成篇，但又浑然一体。每部分包含数个小标题，每个小标题集中笔墨写一个中心，或写人，或写事，或写景，或引发哲理。总之，全书五十四个小标题五十四个篇章描写了气势磅礴、多姿多彩的非洲舞台：雄奇的山，迤迤的水、清爽的空气、斑斓的色彩以及在这一背景里生息活动的肤色黝黑、具有独特风俗习惯、道德法律观念和崇拜偶像的非洲众生和那些似有灵性的各种动物；肤色白皙的欧洲移民的到来丰富了非洲舞台的色调、情韵，但也打破了非洲自远古以来的宁静和人们的心态平衡。书中，作者匠心独运，以“我”在肯尼亚经营咖啡种植园为主线，将众多的人、事、景、物融于一炉，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书中的“我”既有男子汉创业的魄力和冒险精神，又有女子的软心肠和经得起挫折的韧劲。这种亦刚亦柔的性格使她在事业上勇于进取、不畏磨难，在生活中又多人情味、重友情。因此，她与土著人相处得很融洽。她尽力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并竭尽全力改变他们的境遇。她赢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热爱。和睦相处使“我”得以窥见土著人的内心世界，洞悉他们的喜怒哀乐。因此，书中作者笔下的非洲众生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写了他们愚昧、落后的一面，但更赞扬了他们吃苦耐劳、质朴真诚、勇于助人的一面。与此相应，作者也真实地描写了欧洲移民在非洲这一特殊环境里的生活和微妙的心理。

作者在非洲的十七年里，既有事业上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恼；既有陶醉于非洲大自然的迷恋，也有思乡的苦闷；既有与土著人和睦相处、心心相印的欢欣，也有与他们发生争执的不快。《走出非洲》之所以撼动亿万读者的心扉，正是因为作者的这段峥嵘岁月和绚丽多彩的生活全都跃然纸上，而且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非洲这块热土及其在那儿繁衍生息的人民的纯真感情。

《走出非洲》1937年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无可非议地奠定了作者在丹麦和世界文坛的地位。作者于1960年出版的《草地绿荫》也取材于这段不平凡的经历。非洲十七载改变了作者的生活轨迹，也给作者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记忆却愈加清晰，愈加令人留恋。因而，事隔二十三年以后，她禁不住再次拿起笔，写下了铭记心头的深深记忆。

作者很小就表现出了写作的才华,十几岁就开始了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创作;十七岁时进入哥本哈根一家绘画学校学习,后来又回到哥本哈根皇家艺术学院学习绘画。1934年,她以伊萨克·丁尼森的笔名出版了第一部故事集《七个哥特式的故事》(翌年以《七个奇幻的故事》为名出版了丹麦文版);1937年她以英文和丹麦文写成的《走出非洲》先后出版。此后,她还创作并出版了《冬天的故事》(1942)、《复仇之路》(1944)、《最后的故事》(1957)和《草地绿荫》等。除《草地绿荫》之外,她的其他作品有的描写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丹麦贵族生活背景下的浪漫故事,有的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占领下的丹麦的艰难时局和当时人们的心态。

《走出非洲》被认为是作者最成功的作品,是她创作的顶峰,她为作者赢得了永世不衰的国际声誉。

译者

2004年6月

介绍凯伦·布里克森

——为凯伦·布里克森作品中译本而作

(丹麦)玛丽安娜·艾斯姆森

一九五九年凯伦·布里克森(一八八五—一九六二)一生中头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来到美国,她在全美艺术文学研究所年会上做了一次演讲。当时,她已届七十三岁高龄。在那次演讲之中她以《我生活的座右铭》为题归纳了她一生的经历。这篇演讲被收在《论说文集》(丹麦文本,一九七九年出版)及《银板摄影术及其他论说文集》(英文版,一九七九年出版)里。作家一生在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生活经历,——顺境以及逆境中的,被她写进了她的丹麦文以及英文的作品之中。她喜欢把自己介绍为“说书人”;她很重视口头语言,但是她说成的故事也是具有极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她是这样结束她在美国的那次演讲的:

我想用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来结束我要讲的《我生活的座右铭》。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大臣,在一位幼皇年轻时为他摄政。在皇帝已届治理年龄的时候,那位大臣将那枚表示授权治理国家的印记的戒指归还给了年轻的皇帝。他对年轻的君主说:

“我在这个戒指上刻上了一句话,尊敬的陛下或许会觉得它有用的,在胜利、凯旋和获得荣誉的时刻您都应该读一读它。”

戒指上刻的话是:“此亦有尽头。”

这句话不应该理解为似乎泪水和欢笑、希望和失望都消失在一个虚无的空间里了,它告诉我们的是:一切都应该归结为一个整体,我们终归应该看到它们成为男女形象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通过一位伟大诗人的嘴,它被引申为一种凝重、和谐的美:

他一点没有衰退，
只是经历了一场面目一新的巨变
使他更加饱满和奇特。

我们可以不遭滥引之嫌就用上这些话？即使我们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心中都一定能感觉到：我的生活，这独特的东西，是多么的丰富和奇妙。

关于生存的完整性，关于我们人生的轨道如何给我们留下印迹以及我们如何在自己的人生轨迹道留下印迹等等的思考是贯穿凯伦·布里克森全部创作的主题。

凯伦·克里斯滕瑟·丁尼森一八八五年出生于隆斯特德仑，那是哥本哈根北部二十五公里处的一个小镇，濒临丹麦和瑞典之间那条细窄的松德海峡。她的母亲英娥堡·丁尼森（一八五六—一九三九）本姓维斯腾霍尔兹，出身于大资产者、土地所有者和商人的家庭；她的父亲，魏尔赫尔姆·丁尼森（一八四五—一八九五），则出身于军官和地主家庭。双方的家庭对知识生活都极感兴趣；则她的父亲是地主，也是一位政治家和作家。

母家方面极崇尚伦理，崇尚严格，持异端的宗教。父家方面有不少冒险家、勇闯无畏的人物，但他们的生活又是保守和循旧的。凯伦是三姐妹中的一个，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她是在母家和父家的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之间生活的。父亲四十九岁时自杀了，原因不明，留下五个孩子给他们的母亲抚养。凯伦非常依恋她的父亲，父亲之死于她是一种终身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曾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十七岁的凯伦进了一所绘画学校，她这样叙述她在那儿的经历：“我的情绪奇特地被透视技法的不可动摇的严格性和规则激发得愉悦起来。”——透视技法表现空间所要求的严格的素质训练和细致的观察力，正是她后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活动的锁钥。一个深思熟虑的作家希望的是建立一个故事的空间，以训练有素的语言带领他的人物在故事中遨游。

二十二岁的时候，她首次发表了她的作品，但那还不是她真正登上文坛的首篇创作。在无人关注时她的两篇故事分别发表在《旁观

者》和《盖德氏丹麦杂志》上。她想进绘画学校，被接纳入哥本哈根艺术学院的妇女预备学校，进行短期学习。但是在那里，她急躁不安，觉得生活没有内容。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一日二十八岁的她与她的远房表哥布罗尔·冯·布里克森·芬尼克(一八八六一—一九四六)订了婚；次年她远行非洲，与先去非洲购买他们要共同经营的咖啡园的未婚夫完婚。(咖啡园是双方家庭出资购买的。)两人七年之后离异，凯伦·布里克森继而单独经营那座咖啡园直至一九三一年它被强制拍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咖啡价格的变动都对她不利，家庭又不能再对原来出面经营咖啡园的公司投入资本，她不得不返回丹麦。她迁回幼时的家，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直到一九三九年她的母亲去世。之后，隆斯特德仑成为她的家直到一九六二年；她自己也在那里去世，被安葬在隆斯特德仑的园林里。

在非洲的岁月，她忙于经营大咖啡园，那是非常务实的工作，没法让她有闲暇的时间写作。在非洲，从一种与自己的截然不同的文化那里得到的经历，以及她个人生活环境条件的变化成为她后来在丹麦从事创作的基础。当她在现实生活中与非洲告别的时候，同时她也开始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开始在她的书中表现非洲的神秘。在她年近五十以《七个哥特式的故事》真正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

在非洲咖啡园的最后几年，她开始写一些东西。那时凯伦·布里克森已经看出咖啡园必定保不住了。后来被收入《七个哥特式的故事》中的一两篇的写作是在非洲开始的。一九三一年回到丹麦的时候，她对以后如何生活茫然无知。一九三四年《七个哥特式的故事》的稿子完成，她先后与几家出版社联系出版都碰了壁，后来稿子被一家美国出版社接受。故事全都是她自己用英文写成的。书在出版时还被“本月书选”选中。这样就使得她在文坛的崭露头角时更加引人注目。后来这本书经她以丹麦文重写，次年以《七个奇幻的故事》为题出版。这几篇奇幻的故事全被她安排在浪漫主义时代，安排在十九世纪。那是动荡、冲突的时期，映衬着她自己心灵中的动荡与冲突。她心爱的非洲的失去，是她新近的最大丧失，她还来不及用文学来表达，所以非洲并没有出现在她的第一本书里。贯穿全书的主题是命运的动机，是人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做梦的人》表现这个主

题最为明显，几乎是她的全部创作中最带自传性质的作品。《做梦的人》的主角是一位歌剧演唱家，帕勒格琳娜·莱昂妮，当她正在米兰一家歌剧院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一次突发大火使她丧失了嗓音。丧失嗓音就是丧失艺术，也就是丧失身分，正像凯伦·布里克森，她失去在非洲的咖啡园就意味着她失去了她的身分一样。这种丧失发生之后，她必须创造另一种生活。帕勒格琳娜·莱昂妮在故事中以几个不同的身分实现了这种创造——而凯伦·布里克森则是以她的叙述艺术和她的故事中的许多人物来实现这种创造的。

又过了几年，凯伦·布里克森才鼓起勇气讲述她失去的乐园——非洲。与此同时，她的第二本书《非洲农庄》亦即《走出非洲》出版了，是一九三七年她同时以丹麦文和英文写成的；一年之后该书在美国出版。那是凯伦·布里克森对她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一年在非洲的十七年的文学回忆。书以“在非洲埃尔冈山之麓我有一座农庄。赤道穿过它之北的高地”开场。她在五部分里用第一人称讲述了她在农庄上生活的神话。在形式上，她把对那边生活的现实以及她整个生活的影像的细致描写掺杂在一起。

凯伦·布里克森与丹尼斯·芬奇·哈顿（一八八七—一九三一年在她离开非洲之前几个月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的相遇在书中有一种神秘的韵味，那也是对他们关系的欢呼。在与布罗尔离异之后，与芬奇·哈顿的邂逅成了她生活中的激越。凯伦·布里克森在非洲写给家人的信于一九七八年以《非洲来鸿，一九一四—一九三一》为题以丹麦文成书出版，并于一九八一年被译为英文。这些信件展示了非洲的实际生活和《走出非洲》背后的作家形象。有许多信是她写给她的弟弟托马斯·丁尼森（一八九二—一九七九）的。在这些信中，她极其坦荡，毫无隐讳：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能帮助她。他两次赴肯尼亚居住，一次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次是一九二四年十月至一九二五年三月。正是由于他，凯伦才在美国才找到了一家愿意出版她的第一本书的出版社。他毕生都在支持她致力于写作。他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他姐姐的书。那本书一九七四年以《坦妮》出版，英译本《我的姐姐坦妮》则于一九七五年出版。与她的第一本书一样，她的第二本书在美国也入选“本月书选”，这就意味着拥有更大的发行量，得到更多的评论。

她于一九四二年以丹麦文和英文出版的第三本书《冬天的故事》

的命运与前两本书相同。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丹麦(一九四〇—一九四五)期间写成的。这本故事集一共有十一篇,反映了对建立世界秩序的坚定信心,认为它能缓解战争笼罩下的国家的困难。由于前两本书的成功,凯伦·布里克森的作家身分得到确立。因而在这本故事集里她的心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平衡。英雄主义主题,那种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主题,贯穿了整部作品。例如在故事《悲伤之野》中,一位单纯的农妇,一位母亲,从日出到日落辛勤地在一大块田地里耕耘,为的是让她的儿子从主子给他的惩罚中解脱出来。作品既是对浪漫主义时期优美时代的写真,同时又是凯伦·布里克森进行的一场思想意识的论战,她表达了自己反对狭隘、束缚的思想。这篇故事也是她超越时空对苦难和自我牺牲所做的极秀丽优美的描写。

她的第四本书,以笔名皮尔·安德烈泽尔的笔名发表,书题为《报复之路》。这本书的出版,让人觉得是她的秘书以及后来担任她的作品的文学监事的克拉拉·斯汶森从英文本《天使般的报复者》译回丹麦文的。凯伦·布里克森既是丹麦文版(于一九四四年出版)也是英文版(于一九四六年出版)的作者。在美国,它也和她的头三本作品一样受到欢迎。她在后来的一本书里写道:“《报复之路》是用一种较为轻松的文体写成的,因此应该用笔名,让人想到它是一部法国小说。”那是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说的是住在一位令人讨厌的牧师家中的两位无辜的姑娘,牧师竭力要她们的命,把她们关了起来。书的主题是正义,直接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占领下的丹麦的形势。

凯伦·布里克森常常用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把自己的私人生活,藏在另外一个身分、一个假面具的背后。选择笔名是她自己经过精心考虑过的。初次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品用的笔名是伊萨克·丁尼森,她使用的是《圣经》的记述:撒拉得到上帝启示要赐给她一个儿子。生孩子,对她而言年纪太大了,于是她就笑了,但她还是生下了伊萨克(中文版《圣经》惯译为“以撒”——译注),伊萨克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发笑的人”。凯伦·布里克森要以这一点小小的幽默作为识别她的标记。不过,她也使用了她的本姓。伊萨克·丁尼森的名字一直被她沿用在她所有的英文版著作上,不过晚期的版本也同时冠以凯伦·布里克森的名字。她选择的笔名总是男性的,这样她的真实身分就越发难以被人发觉。这样做还有

别的原因——男性作家的作品更容易得到出版，男性的身分在作家群中也更加符合渲染自传性质的艺术习惯。选择男性笔名使她得以避开被卷入当时关于女性文学的争论之中。

由于病痛缠身，经过了若干年，她才完成另外一部作品，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最后的故事》。尽管用了这样的书题，一年后她又出版了《命运轶事》。凯伦·布里克森在给她的出版商的一封信中说到了采用这种不合逻辑的顺序的原因：她认为《最后的故事》分量更重一些，那十二篇故事比以前的书更贴近一些；而《命运轶事》由于用的是各自独立的场景来表现各篇的主题，它更像一些轶事。《最后的故事》重新使用了以往的主题，比如说，艺术家的作用。在一个艺术家为了自身利益而要弄别人的时候，她就鞭笞他。像在《七个奇幻的故事》中的《诗人》中那样，在《最后的故事》里主题又在“回声”中转回来了。而贯穿五篇《命运轶事》的是一种明显的轻松。其中，《芭贝特的筵席》把艺术家的作用放在一边，运用的是得到解脱的、严肃的幽默。这是一幅对一个能用自己不可妥协的艺术来使得别人丰富和快乐的艺术家的画卷，同时又是一幅作为普通人以变得渺小而告终的艺术家的杰出的、构图优美的画卷。一切努力都集中在艺术的这方面，就好像是要把凯伦·布里克森那种用幽默以挽救自己的处境再现出来。《暴风雨》和《戒指》则是另外一种格调，这里没有什么期盼，贯穿两篇的都是对她的生活态度的美学观点的优美文体的试验。

有了这两本书，创作活动本可以打上一个和谐的文学句号了，是以一九六〇年出版《草地上的影子》来画完一个圆圈却使之更加完美。在这本书里，她又回到了她热爱的非洲，并把它安排在她离开那片土地近三十年之后的回忆的长影之中。她几乎以此表达了一种现实，即比起在整个创作生涯中积累起来的文学经验来，她更重视在非洲经历过的那段生活。那是四幅各不相同的美丽图画，以对法拉——那位一九一四年她到达非洲时来迎接她的索马里仆人的欢呼为发端。书中的最后一幅图画是对生存，以及对生存的五光十色的回忆的《高地的回声》，同时说明她依旧得到非洲朋友的消息，就这样在书的框架里画完了一个圆圈。

“七”这个数字魔一般地在她的生活和作品中重复着。她以《七个奇幻的故事》在文坛崭露头角；她出版了七本故事集；四月十七日她出生在隆斯特德仑，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七日逝世于同一个地点，终

年七十七岁。

凯伦·布里克森把自己说成是“说书人”，她讲的是奇幻的故事。她的第一本书的第一个故事，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那是英文版）用的结束语表明了作为女说书人的地位。她仿效了说书人中最优秀的说书人：用故事系住了听她故事的人山鲁沙德。这个听故事的人本来是威胁着要杀掉她的，但是她的故事讲得是如此奇妙，竟叫他总要再听一个。一共是一千零一个夜晚的故事，山鲁沙德的性命保住了。凯伦·布里克森都没有，至少没有保住她的机体的生命，但是她的艺术生命却长存下去。她的书被译成了很多语言，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被说书人的大世界吸引住。作品中的存在主义的潜流与我们人人有关，不论你处在地球的哪个角落。现在，中国将翻译出版她的四本书证实了这一点。现在人们在中国可以感受到凯伦·布里克森的、中国那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在年轻皇帝年届自己能治理的时候也表达过的这个信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心中都一定能感觉到：我的生活，这独特的东西，是多么的丰富与奇妙。”

一九九九年七月

（本文作者是丹麦凯伦·布里克森博物馆馆长）

序

我为了自己消遣用英文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会使丹麦人感兴趣。现在，它势必要被译成其他文字了，这样一来，它在我自己的国度里出版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心里非常希望它在丹麦出版它，它应该是一本原原本本的丹麦书，而不是什么人的译本，不管把它译得多么好。

在本书中，对丹麦人名、地名，对丹麦历史的叙述以及对丹麦作家说的话的使用都很随便。《七个奇幻的故事》的大部分是在非洲构思成的，一部分是在非洲写成的。我书中那些涉及丹麦的地方更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丹麦移民对丹麦事物的非分之想，而不是什么对实际情况的描写。

我非常感谢作家凯伊·拉尔森先生，因为他允许我在《赫尔辛厄的一次家宴》中使用他的非常出色的书——《丹麦武装民船》。

凯伦·布里克森
一九三五年九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介绍凯伦·布里克森	(5)
序	(13)

走出非洲

一、卡迈特和璐璐	(3)
恩贡农场	(3)
一个土著男孩	(16)
移民家中的野蛮人	(30)
一只瞪羚	(45)
二、农场里的一次枪击事件	(58)
枪击事件	(58)
在野生动物保护区驰骋	(67)
沃梅伊	(75)
万扬格里	(85)
一位吉库尤大酋长	(96)
三、农场来客	(106)
盛大舞会	(106)
一位亚洲客人	(114)
索马里妇女	(117)
老努森	(125)
一位流亡者在农场逗留	(131)
朋友来访	(137)
贵族拓荒者	(142)
双翼	(151)
四、摘自一位移民的笔记	(166)
萤火虫	(166)